

# 所 務 記 載

## (一) 造像徵集啓

自葡萄牙人東漸以後，法德南歐均有學者來中國；於是中國藝術遂爲一時西歐朝廷所好尚。然當時歐洲人士但覺其與彼之異，不見其與彼之同也。百年以降，至日本者，見其造像偶有類於希臘之型，觀其器物或有近於波斯之製，於是古代文化遷流遂爲人所注意。久之，若干可識之形，探流溯源，略窺一概。然日本佛教藝術實經由中土高麗而至，中土若於世界多元而合流之藝術大海中峭然孤立者，誠緣繼體創作力量之強，歷代更革變動之多，故體多亡，新體多異，遂於一切內來外出之痕跡多不可見。中國自漢以來，外國物事流入中國者，何代無有，而以六朝唐世爲尤繁，藝術歌樂每以胡名，固不僅「木柶隨天馬，葡萄逐漢臣」而已。夫以亞歷山大爲名之城，見於班勇所記（烏戈山離），敘述印度日耳曼民族容體習俗，出於張騫所述，則知自西漢時中國已與希臘波斯文化區域及吐火羅等之先世有接觸，後來歷傳必有影響，中國人只於此等事之流變，略而不注意耳。自法人福舍（A Foucher）著論出後，歐藝東漸之痕迹顯然；燉煌出壁絲畫無量，於是一部中國中世藝術史，已有若干端緒可言；而德人格林韋都（Gruenwedel）及勒高克（Le Coq）依天山之行旅所得壁泥畫等件，又於盛唐以前東來盛唐以後西去之跡，使人顯然可觀。雖此兩君著作有時過於作結論，有時又類幻想，然此種綫絡有甚多待尋之寶藏，可斷言也。不知有此道路斯爲墨守之愚，據局部之所得，擴爲廣溥之論，亦致鹵莽之禍，大規模之搜集材料，誠此一綫工作上至要之圖也。蓋中國藝術所包區域，萬數千里（高麗日本安南及中央亞細亞之一部分），所經歷時代，數千餘年，其爲多元，可以想見，如遼梁刻石，飛動粟姚，固不類後來造像，而巴蜀雕刻，頗作別體，南北葬器，頗有異形，卽如最近廣州發現晉永嘉塚中之陶俑，其形疑類多島域之初期藝術。若不先將存在材料羣聚之，視其因時代之變遷，因地方之變遷，則識印竹於大夏，發燕幣於美洲，單件孤證，徒滋誤會者矣。茲擬由研究所分別委託人士，並請古物保管會之合作，先將一切刻石造像塑像壁畫等，

爲系統之攝拓及影照，並分別定其年代(其可能者)，然後爲一部分之工作者，可有詳細之憑借，爲比較之研究者，可得不局促之資料，必能發啓新知識，糾正舊空虛也。至於外國人士之合作，固所欣願。茲擬辦法如下：

(一) 由本所助理員搜集一切刊印之材料，及在世間之拓本等。

(二) 分別派人到各地攝拓及影照，

(三) 請各地方人士或團體就近搜集，

(四) 所中隨時以卡片編此項目錄

所有一切造形，無論石刻金鑄木彫泥塑，在明初以前者，均在徵集範圍之內。

顧頡剛，傅斯年提議。

前件經議決，照擬進行，卽爲登出，藉作通啓。務請各地方人士或團體代爲搜集，或以消息隨時惠示，俾敝所得以著手，至荷高誼。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處啓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

## (二) 本所對於語言學工作之範圍及旨趣

### (一) 漢語方言

十六七世紀的中國人已經系統的知道古今音之差異，而這些系統的知道古今音差異的人中如顧亭林如江慎修，又清清楚楚看到方言的有變遷，則似乎在中國的漢語應該有個很好的基礎了。不錯，自陳第顧炎武起是有很多的成績的，很多使歐洲人爲他們的語學者深羨慕的，假如他們懂得我們的話。但照舊來的道路走，出來了不少的好結論，也出來了更多的好而待解又不易解的問題，也出來了些無謂的問題，和無聊的想法。考古的工夫做得很可觀了，審音的工夫還不會做；分韻類的工夫發達到了回旋的狀態，單體方言的研究還不會下手。由舊來的道路，雖然也有王念孫父子那樣的大成績，質言之，不朽的成績，但到現在頗有成絕勢的樣子。『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後我們的漢語學不得不以方言的研究爲成就的道路。時間空間的觀念是一切科學下手的初步，尤其是我們用歷史的方法的人一時一刻忘不了的，所以我們對於漢語之研究正如植物學或動物學者研究一族的植物或動物一樣，以調查取得分類之材料，以某一種方言之細密研究，認識其中各種機能，以相互的關係和古今的變遷認識其演化。